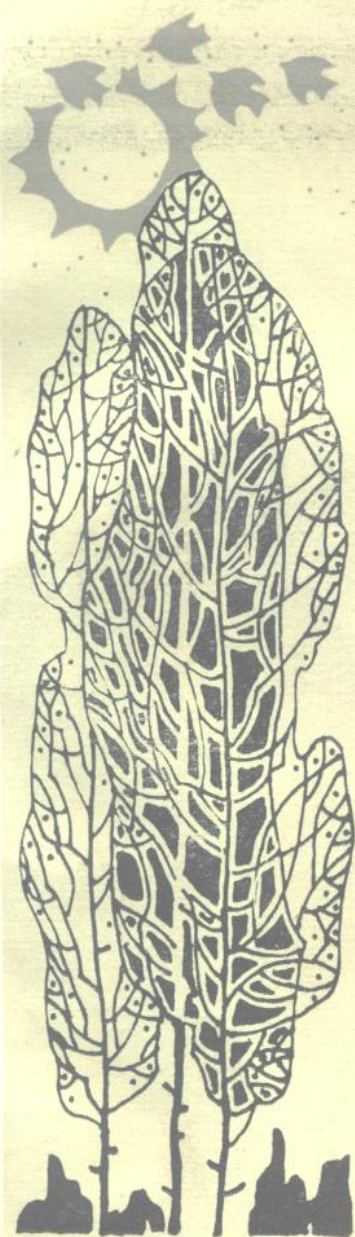


曾卓抒情诗选

NUZU NITD UIC Q-ZU UI-XAZ



中国文联出版社

曾卓抒情诗选

(曾卓抒情诗选)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湖北黄冈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0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3插页 117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武汉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册

*

ISBN 7-5059-0155-9/I·104

(统一书号: 10355·1155) 定价: 1.30元

一个钟情的人

——曾卓和他的诗（代序）

· 牛 汉 ·

我张开了双臂

我永远张开着双臂

这两行诗是曾卓一九八〇年写的一篇散文的结尾。假如为曾卓画像，这个张开双臂的姿态，我以为是很能概括他的个性与精神风貌的：是寂寞中呼唤爱情的姿态，是在风暴与烈焰中飞翔的姿态，是袒露心胸企求真理的姿态，是受诬的灵魂燃烧的姿态。当他张开双臂的同时，他的眼里噙着泪（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之中泪流得最多的一个），他的嘴里唱着歌（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之中歌唱得最多的一个，不论是悲歌、恋歌、或是凯歌）。他的生命从里到外总是因期待与追求而振颤不已。而这些，一般雕塑家是难以表现在固体的形态中的。

八一年六月中旬，我与杜谷从长沙到达武汉。曾卓本来发着高烧，病卧在医院里，但他硬是挣扎起来到车站接我们。我们发的电报措辞欠明确，害得他与天风同志过江到武昌站，在月台上呼喊了好一阵，寻找了好一

阵，不见我们的人影，又赶紧返回汉口站来接。在汉口车站狭窄的出站口，熙攘的人群中，我一眼就望见了曾卓（我个子高，望见他张开的双臂）；他也认出了我，大声喊着我们的名字。当我握着他的灼热的、汗津津的手，望着他那因疲惫而显得格外苍老的面容，我的心里有着深深的（准确地说是沉重的）感激与不安。难怪绿原不止一回对我讲过“曾卓是个钟情的人”。曾卓很看重友情。

算起来，我认识曾卓已有三十五个年头。由于这许多年的共同命运与处境，除去五三年秋天见过一回外，直到前三年才又在北京干热的夏天会到面。我们的容貌与举止都有了令人感叹的变化，这是可以料想到的。朋友中外貌变化最大的是曾卓（当然还有路翎），然而从精神上看，变化最小的却也是曾卓，见面几分钟后就可感觉出来。他还是感慨系之地大声地讲话，紧紧地热烈地握手，走路的姿势还是年轻时那么洒脱。他走得沉稳，上身微微朝前倾，步子的跨度很大，似乎老在向前赶路。他有着因多年奔波流浪，在外形与姿态上留下的那种难以消失的气度。也就在这一次见面时，他随身带来了二十多年来默默地写出的厚厚的一叠诗稿。字迹不羁而流利，他连写字都是匆忙中一挥而就的，我没有见他写过工整的楷书。在已经翻看得卷了边的诗稿中，我第一次读到了他的《悬崖边的树》、《我期待，我寻求……》、《有赠》、《给少年们的诗》等几十首诗。我

当时也整理出几首在湖北干校时写的诗，请他也提些看法。我们仿佛又变成了初学写诗的人。我的诗，不但数量比他少，而且诗的形象与情绪远没有他写的那么昂扬与委婉，我写的相当地艰涩。然而不谋而合，都写了悬崖边的树，写了天空翱翔的鹰。诗里都充溢着期待与信念。他的《悬崖边的树》，朋友们看了没有不受感染的。他用简洁的手法，塑造出了深远的意境与真挚的形象，写出了让灵魂战栗的那种许多人都有过的沉重的时代感。那“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象是要展翅飞翔……”，这首仅仅十二行的小诗，其容量与重量是巨大的。我从曾卓的以及许多同龄朋友变老变形的身躯上，从他张开的双臂上，确实看到悬崖边的树的感人风姿。那棵树，象是一代人的灵魂的形态（假如灵魂有形态的话）。因此，一年之后，我与绿原选编二十人诗集《白色花》时，最初曾想用《悬崖边的树》作为书名。我们觉得它能表现出那一段共同的经历与奋飞的胸膛，是一个鼓舞人的形象。

有的诗只能苦读，必须边读边思索。读这类诗，有如在风雨泥泞中跋涉，有如走在荆棘上，每句诗都刺痛着读者的心灵。曾卓的诗，多半不是这样，他的诗即使是遍体伤痕，也给人带来温暖和美感。不论写青春或爱情，还是写寂寞与期待，写遥远的怀念，写获得第二次生命的重逢，读起来都可以一唱三叹，可以反复地吟

诵，节奏与意象具有逼人的感染力，凄苦中带有一些甜蜜。它们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他的诗句是湿润的，流动的；象泪那样湿润，象血那样流动。四十多年前，我曾看见过一个流亡在西北高原的少年，在昏黄的油灯下朗读曾卓的诗《来自草原的人们》，他那有着飘忽感的凄切的词藻很美丽的诗句，使一些在寒郁的生活里初学写诗的人觉得异常亲切，触动了他们稚弱而灵敏的神经。我当年读到他的《母亲》就有过这个感觉。记得我读过后不久，写过一首相当长的诗献给我那困厄地活在敌占区的母亲。这首诗登在西北大学一个文艺社团的墙报上，当时流落在陕南的朱健看到时对我说：“写得象曾卓的诗。”我感到几分得意。我曾看见过不少初学写诗的人写得很象曾卓的诗，因为年轻人能在曾卓的诗里发现或感觉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而有一些诗人却无法模仿。这或许正是曾卓的弱点。但流落在他乡遇到苦闷与寂寞时，是宁愿读曾卓的诗的。他给人以兄弟般的慰藉，“用嘶哑的声音唱着自己的歌”，“用真实的眼泪沐浴自己的灵魂”。当然我们当年也喜欢读田间的跳跃的诗，它们能激起我们另一种更为热烈的近乎复仇的情绪。

曾卓的诗，正象他的人那样，心胸总是袒露在外，这一方面使人亲近，使读者感到没有距离。但是，也正因为他总是排斥情调高昂的虚伪和空洞的豪言壮语，直抒自己的肺腑，又极易蒙受误解和创伤。他人与诗都没有自己的甲冑，他是一个赤裸的“骑士”，决不当

遭到嘲笑。

近两年，我经常翻看曾卓的诗选集《悬崖边的树》，他苦苦写了四十年，选了五十首诗。这些诗篇中，写给母亲的诗最长，写给爱人与友人的诗最多。我就听到有人说，“曾卓的诗天地不大。”但什么叫诗的天地？诗的天地的大小如何丈量？四十年代有人写过万行的号称纪念碑式的大诗，但现在谁还能记得起它呢？曾卓的不足二十行的《门》，却使人难忘。这个门，是一座爱与憎的分水岭，它高入云表。“让她在门外哭泣／我们的门／不为叛逆者开！”曾卓的诗真实地记录了抗日战争期间青年人在生活上、精神上所经历的追求与艰辛。而这一类抒情诗，包括《青春》、《断弦的琴》等，当年见到的并不多。那时，年轻的诗人们即使正在热恋，也不愿意写所谓情诗，更羞于发表，他们之中不少人是唱着战歌抒发恋情的。当然，当祖国在血火之中的那个战斗的年代，躲在边远的小城镇写玫瑰色的艳情诗，或凄清的小夜曲，是难以想象的。这种诗，是绝对地应当给以憎恶的。但是战斗与爱情难道是绝缘的吗？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不是鼓舞过千万个战斗者吗？曾卓的《门》，我认为也以真实的情境，典型地反映出庄严而瑰丽的时代的特征。写真挚的爱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应该回避的。在这一点上，曾卓是真实的，友人的责备，他自己的自疚心情，我都不以为然。事实上曾卓当年写的爱情诗情调并非低

沉，即使是《青春》这首作者现在认为有“小资产阶级感情”的诗，也不宜抹杀它的艺术感染力。对爱情的坚贞与献身精神总会给人以鼓舞的力量。

曾卓“不是一个能忍受寂寞的人”，我以为这与他的身世和后来的生活经历有着深深的联系。他自小生活在汉口，四岁时，父亲遗弃了他的母亲，离家出走。母亲那年不到二十五岁。幼小的心灵上落下一层对于人世的凄凉和屈辱的感觉。他的母亲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孤独地惨死在流浪的途中。他母亲寂寞的命运，在曾卓的生命里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十四岁那年发表了一首情调忧郁的诗，“忧郁象一只小虫，／静静地蹲在我的心峰。／不愿说也不愿笑，／脸上挂着一片生之烦恼。／生活象一只小船，／航行在漫长的黑河，／没有桨也没有舵，／命运贴着大的旋涡。”曾卓是早熟的，表现在他很早就朦朦胧胧感触到了寂寞。这不能不说与他母亲的命运有关，这首小诗说是写他母亲倒是贴切的。但是曾卓却带着这点早熟的不甘寂寞的心，走进了人间，走进了革命的队列。

曾卓属于这一类作家，不论他的诗，或是散文，或读书札记，更不用说他写的回忆和追述生平与创作的文章，都带有自白或自传的色彩，都是从他“骚动的灵魂”辐射出来的光焰，他的诗文里没有纯客观的冰冷的描绘。他的作品几乎分不清是艺术的虚构或是生活的真实。他的诗里反映的艺术是和谐的，近乎古典式的，没

有那种畸形、肢解、变形的艺术夸张，因此，他的诗的情调多半是温和的，没有冲激读者心灵的破坏力，他的诗给人以慰藉，给人以期望，给人以支持。他把悲剧浸透温暖的血泪，他又在欢乐曲中加进一些苦味的汁。读他的诗，常常使我想到黄新波的一些线条柔和而明快的版画，想到珂勒惠支的许多表现母与子的铜版画。

曾卓的诗不仅是心灵的自白，而且总是在不断地剖解自己，流露着自疚与懊悔的心情甚至在自己表面已复原的伤疤上鞭打，为了激励自己，为了更易刺疼自己的心灵在疲惫中不至于倾倒。他的灵魂永远在不安与骚动中，他永远不满足与不满意于自己，甚至渴望有一天能够“唱出真正的美丽的歌——即使那是‘天鹅之歌’”天鹅是不唱歌的，只在临死前才唱出一支歌。这当然不是悲观情绪，是诗人对自己提出更崇高的要求，他企望飞得更高，歌唱得更美丽。

曾卓是一个颇带浪漫气质与梦幻色彩的诗人，但他却只能在现实生活的泥泞与荆棘上跋涉，因此，感到寂寞，感到失望，感到懊丧，感到疲惫，感到孤单，感到不幸，感到自己毕竟不是一个强者。从一九四四年开始，他停止写诗有十多年。他自己说，这是因为他对过去的诗，除去几首之外，“大都有一种厌恶的情绪，又无力写出更好的诗”的缘故。那十来年，是他在生活与创作上的最苦闷的时期。偶尔写一两首诗，更多的是写散文、小说、短论、杂文之类作品。人们却还是把他称

为诗人，在他感到是一种讽刺与嘲笑。但是人们一直称他为诗人是真诚的，他写过许多令人难忘的诗，人们相信他还能写出更好的诗篇。

果然，经过更为艰难的二三十年的时间，他终于又歌唱了。他的生命经过痛苦的煎熬，经过几乎是粉身碎骨的锤打，对于人生与艺术的理解更为深刻了，对于自己也有了切实的认识，青春时期的那种浮躁与高傲（我比他更为突出），都渐渐地沉没或排泄了出去。不论人或是诗，都比过去要凝炼许多。八一年十月，曾卓用沉重而欢悦的语调对我说：“我们近几年写的诗明显地比过去的好，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啊，这点长进，这点创作上的喜悦几乎是用一生的生命换取来的。他的苍老的脸上焕发出了十分动人的光采。然而曾卓仍然是曾卓，人还象过去那么钟情。诗人在一九六一年写的《有赠》是一曲深沉的哀歌。由于我有类似的经历，感到格外真切与沉重。我们永世不能忘记，而且应当永远虔诚地感激那些圣洁而坚强的女性们，在那些漫长的年月里，她们何止千万个？这首诗应当说不仅仅是献给一个女性。她们，不象诗人与世隔绝，相对地生活在寂静之中，她们受到的灾难与苦楚是一座炼狱。“你的晶莹的泪光焚冶着我的灵魂。／我将在彩云般的烈焰中飞腾，／口中喷出痛苦而又欢乐的歌声。”这个情感，这种天高地厚的感激，的确可以净化心灵，给人以在烈焰中飞腾的力量。“我轻轻地叩门，如同心跳。／你为我开

门……” “这神圣的时刻是结束也是开始。”这个门，永远地为诗人打开了。尽管他是哭泣地叩着门，但他不是祖国的叛逆者。这首诗得到众多读者的赞扬是当之无愧的。

这几年，曾卓象间歇多年的火山终于又喷出了壮丽的火焰。

在《悬崖边的树》的《前记》中，诗人说：“我感动地听到了我的嘶哑的歌声所引起的一片回声：一些认识和不认识的友人给予了我关怀和鼓励。让我在这里说出衷心的感谢，而且今后将尽我的努力，但愿不致辜负他们的期望。当然，也但愿不致辜负这个伟大的动荡的年代，不致辜负——是的，也可以这样说——那么严酷地考验和锻炼了我的漫长的岁月。”

曾卓是钟情的，他不会辜负我们的热望的。

1982、11、28

青 春



DD 20/28

目 次

一个钟情的人

——曾卓和他的诗（代序）…………… 牛 汉

青 春

生活……………	1
别……………	2
门……………	5
狱……………	7
青春……………	8
断弦的琴……………	9
那人……………	10
母亲……………	12
祝福……………	21
殒落……………	23
英雄……………	24
别前……………	25
抒情两章……………	27
除夕……………	30
生活……………	33

誓.....	36
要.....	37
乡村.....	38
小城之冬.....	40
行列.....	44
拍卖.....	46
疯妇.....	48
熟睡的兵.....	50
不是囚徒.....	53
沙漠和海.....	54
铁栏与火.....	56

凝 望

呵，有一只鹰.....	59
寂寞的小花.....	60
我期待，我寻求.....	61
凝望.....	63
醒来.....	66
希望.....	68
布谷.....	69
悬崖边的树.....	70
无题.....	71
海的向往.....	72

火与风·····	73
我有两支歌·····	74
生命·····	75
向前看·····	76
黎明·····	77

有 赠

是谁呢? ·····	79
在我们共同唱过的歌中·····	80
雪·····	81
两只小船·····	84
有赠·····	85
我能给你的·····	87
感激·····	88
无言的歌·····	89

海 的 梦

春天总是先来到人的心上·····	91
春的跃动·····	92
鸟和春天·····	94
春的启示·····	95
我遥望·····	96

是的，我还爱着·····	97
呼唤·····	101
心的颤栗·····	103
风铃——铁马·····	105
再过神女峰·····	107
无题·····	108
重庆，我又来到了你身边·····	109
暗夜中的歌声·····	114
最老的朋友的关切和祝福·····	117
一个少女的回答·····	120
我还记得·····	121
所歌·····	122
青春小鸟·····	123
从夜的抒情到阳光下的抒情·····	125
我的心跳着·····	128
赠元松同志·····	130
美的寻求者·····	132
吊屈原·····	134
访南诗抄	
铁托·····	140
在斯可比古堡前·····	141
火炬和诗·····	143
黑龙江·····	145
三次在马上·····	147